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 第三十一回 收桑二麟妖術 殲珠泉父女殉身

長短句歌行曰：你是人為妖，我卻妖作人。我妖作為人之事，你人反似妖之身。我形是女，淫邪悉拒。你身是男，偏須淫侶。既男又作女行為，真把後庭當前戶。何如截去毛骨，都索性與人做老嫗。

話說瑤華說道：「我的意思，諒這真珠泉只仗得桑二的邪術，若除了桑二，那真珠泉的威風也就去了一半。我明日先令阿巧、三姐扮做行腳的道姑，故意在他巢穴邊走過，必然被他們搶去，留在身邊服役。叫他兩個暗通楊靜夫，用藥迷倒桑二，潛逃出來。這桑二必然用邪術來追拿，你就放開本領，把他降住。有楊靜夫在此，彼必不肯離開。那真珠泉已無可恃，再將他令牌盜出，令桑二往遠近哨聚之徒，只說淮安危急，令其前往救護。把這些助惡的遣開，彼勢必孤。就他這幾百人，縱然勁旅，恐亦無能為矣。我們另出妙計收服，則不難撲滅也。」阿新道：「計雖好，但桑二非用藥可能迷倒者。」忽然笑道：「據婢子意見，桑二即有後庭之好，何不用春藥，令他們兩個去弄他，倒可掩飾一時。那時婢子將楊靜夫先行取回，再用法術縛住桑二。這些護衛雖然驍勇，可用別計，或叫桑二設想收除。」瑤華道：「好，春藥我倒備得些在此，你在我行囊中取出。」交與他兩個，並將計策說與知道，令其明早依計而行便了。」阿新領命而出。阿真道：「公主因有邪術的人在內，故如此設計。若收得此人，那些護衛的人，不要說這幾百人，就有二三千人，婢子與老父兩個，也可殺倒他們。」瑤華道：「我也為此，俟收到桑二，以下自然要仗你們父女兩個，才能收功。你回去先將此事告訴你老父，務必要助我一臂之力。」阿真道：「這有什麼不效勞的。」吃過晚膳，遂各回房安寢。

再說三姐、阿巧兩個，聽了阿新的言，清晨起來，一同前往德州大路行去。到得第二日午後，方遇見游兵，一聲鑼響，將他兩個拿住，綁縛好了，同另外打劫物件，同解到寨裡，送進真珠泉這邊來獻功。三姐見真珠泉是一個落魄胡，身子肥胖，坐在一把極大的圈椅上，兩旁站立多少婦女，與他捶的捶，扒癢的扒癢。見了三姐、阿巧兩個，道：「今日這兩個面龐生得好，可重重賞那拿的人。」於是旁邊走出一個後生，去拿了兩個大元寶發賞。兩個游兵叩頭謝了，拿著元寶就走。真珠泉問起話來，嬌音軟語，知是蘇州人，一發歡喜得了不得，叫人與她兩個換了道妝，箱內取出多少衣裙、首飾，都是蘇州款式，拿來穿著。又令擦粉梳頭，把首飾插戴了，令她兩個貼身服役。舊時這些女人，裁汰了一半。從此不離左右，有時也到桑二後邊去閒話。見桑二竟同婦人一般，擦粉點胭脂，穿著一身豔麗的衣服，渾身薰得噴香，語言舉動，俱學婦人的行徑，只見楊靜夫在何處。

這一日，忽聽真珠泉的手下人來稟道：「有一起富商，行李、輜重甚多，偏是武藝高強，敵他不過，要請桑爺出去方可取得。」真珠泉令人請出，只見桑二畏蕩蕩的走將出來，真珠泉恭恭敬敬的將此事告訴了一遍，桑二道：「這不過這兩個有些武藝，撥幾個將官前去，結果了他性命，還有什麼拿不來的，要我去做什麼？」那手下的道：「桑爺不知，這幾個富商，不但武藝高強，且恐也有法術，叫將官也難結果他們。還是請桑爺出去一走，來得穩當。」那桑二勉勉強強的道：「我把你們累死了。」真珠泉連忙上前，安慰了一回，然後起身。那真珠泉直送至寨門口才回。這三姐見真、桑都不在面前，遂悄悄對阿巧道：「你在此按住了他們，我到後邊去尋楊靜夫去。」阿巧點頭會意。三姐即轉入後屋，各處尋找不見，以為詫異。又走到一個耳房內，一看楊靜夫躺在一張床上，一見三姐，連忙起身，抱頭哭泣。三姐恐怕真珠泉聽見，忙忙住，問他在此還可安身麼？這楊靜夫把陷在賊巢，只與這個沒廉恥的人，成天干這件骯髒的事。三姐道：「我們也陷在此，怎麼能夠與你逃去才好？」靜夫道：「逃不得，這個桑二，他的法術好不利害。我前番也曾逃過，走了一夜，還在這間房裡。第二日被他一頓，說若再逃走，就要殺我。」三姐道：「若過這樣日子，倒寧可殺了罷。」靜夫道：「我也這樣打仗。」三姐道：「我如今隨著一個大本領的公主，她手下也有好法術的人，他也有你在心上，你若脫離此地，包你有大好處。你若與他幹事時，把我們兩個的隱情，悄悄對他說知，他也必然要我們與他成事。我另有一種春藥奉承他，你就這個空裡，便可脫逃出去，回到泰安府外一個客店裡藏身，少不得有人來接應你。」靜夫聽了，一一承命。

不一會，聽見人聲嘈雜，只見大擔小擔堆滿一廳，都是打劫來的東西。這桑二進門，忙忙鑽入自己房裡去了，想怕靜夫逃去的光景。那一晚，靜夫十分奉承他，又說他兩個是陰陽人，可以與女兒交媾，誇他戰法高妙，說得桑二流涎，遂向真珠泉要這兩個人。真珠泉又愛這兩個女人，意欲不肯，但他法術高強，不依他恐怕生變，只得勉強送去。這桑二見了他兩個，越發裝出那窈窕樣子來，他兩個倒覺得好笑。三姐就令阿巧先與成事。三姐代靜夫先算了出路，一俟阿巧換出，你就走脫了。不一會，阿巧出來，喚三姐進去。其時正是她們兩個氣脈調換的時候，也算湊巧。這三姐自會弄筆，把個桑二收拾得快活難當，真個昏迷過去。約半個時辰，才醒回來。兩個情投意合，竟忘了靜夫的光景。三姐也故意勾留住他，說靜夫多少的不好。桑二也就說他多少不是。不知不覺，竟睡著了一覺。醒來方交四鼓，只見桑二起身，取出一盆水，在那裡作法。三姐也起身來看他，問他為什麼？桑二道：「這靜夫可惡，又逃走了，待我拿他回來，殺掉他。」三姐道：「這種人逃去就罷了，要趕他回來做什麼？」話猶未了，只見窗外紅光一亮，有如閃電一樣的一條紅繩，從窗外穿入，把桑二縛，從空中提出去了。三姐忙把這盆水潑掉。少頃，又見阿新飛下，道：「真珠泉的三面令牌，也盜得在此，你兩上閉著眼同我回去罷。」三姐同阿巧緊閉兩眼，忽然騰起，只聽得耳邊風聲若雷，一霎時落下地來，已是客寓裡了。見桑二面如塵土，還在一邊。三姐道：「他是救你出來，省得陷在盜窟，有什麼好處？」桑二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去對那位姐姐講，我情願降服，把我放了罷。」阿新道：「放你容易，要你傾心許我三件事，我就放你。」桑二道：「那三件？」阿新道：「第一件，要保我公主到峨嵋山，路上有險惡之處，都要聽我使令用力，見了師父，還有些好處，你願不願？」桑二道：「願依。」「第二件，要你持了真珠泉的令牌，哄說淮安營寨有失，撥他們救護，散去他的羽翼，你願不願？」桑二道：「也願依。」「第三件，真珠泉手下這些護衛如何可以遣散他，著你身上，想一個計策來，你依不依？」桑二道：「都依，都依。」阿新聽說，道：「你既允服，我就放你，諒你也逃不出我的手。」遂念誦真言，其繩自解。桑二爬起來，向阿新道：「仙姑，你的法力我已盡知了，不敢再生二心，求你帶領，引見公主，我保他上峨嵋就是了。」阿新說：「你且在這裡等候。」

遂到房中，將桑二依願三件事的話告訴了。瑤華遂令進見。阿新領著桑二進來，見了瑤華叩拜，令三姐們扶起，道：「阿新所說，你不可口是心非，我師父時刻來管顧我們，你邪心一動，他的飛劍利害，到那時，你的性命就難保了。」

桑二連稱不敢。瑤華把他仔細一看，本不像個男子，遂道：「你這個樣子，倒不也如改了女妝罷。何苦不男不女的，倒觸眼睛。」桑二道：「且成功了此事，再遵公主的令旨改妝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先把如何遣散這些護衛兵將的法兒，速速想出來，說我們知道，我們自去辦理，你也好去遣開那些助惡的伙黨。」桑二道：「一些也不難。真珠泉最怕陝西的高迎祥，只消做一個假諭帖，說高迎祥現在私行涿州相待，叫他不必要帶兵馬，立刻起身，前來聽諭。預先埋伏人在中路，不過一個時辰，便可擒住，取了首級，回來與這些護衛看了，有什麼不敢的。還可將他家財賑濟窮民。公主以為何如？」瑤華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先去行事。」桑二遂即啟行。瑤華寫了假諭帖，猶恐不信，將一張高迎祥的護身牌，令其交與收執。瑤華道：「須得另叫一人，前去齎投才好。」阿真在旁道：「不須另外叫人，待婢子父女兩個去投遞。」阿新道：「很好。真珠泉不見了桑二令牌，必然有舉動，我們也要趕在前站，與德州相近處所住下，以便接應。」瑤華道：「所見甚是。」立刻促令收拾起身，一面令阿真父女先行。不題。

再說真珠泉，這夜聽見後屋內許多聲息，心上也有些疑惑。次晨尚未起身，早有人來稟知，桑爺不知去向，連那新攜的兩個女人都不見了。又見看守機密房的人來稟道：「昨晚有賊進房，將三面令牌盜去。」真珠泉聽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連忙起身出廳，傳齊手下得力的商議。眾人道：「必是這兩個女人，把桑爺煽惑，一同逃去了。恐怕我們追趕，並將令牌盜去。可速速分兵追趕才是。」真珠泉道：「若果把桑爺煽惑同逃，他的法術高強，斷不能追回他的。但令牌盜去，恐把羽翼哄散，這倒緊要的。我們自應先發檄文，知會各處，說令牌被盜，若有所論，不必遵行。俟我另制新樣令牌到來，再行遵守。這最緊要，速速辦來分發。」內中一個道：「桑爺有法術，想來趕不回的，但這兩個女人，是否一伙同逃，還未見得。檄文也發，追兵也發，兩路並行才知分曉。」

真珠泉道：「也說得是，快些趕辦。」這一伙的人，手忙腳亂的辦這些事。到得午後，俱已辦齊，文檄先發，點兵時恐手下人不認真，自家督兵追趕。不題。再說阿真父女兩人，在路行走，龐希德細問收捕真珠泉的計策，阿真一一說了。希德道：「會妖術的人，既已收服，還怕他什麼，何必還要用計賺他，不如一刀一槍，還怕收他不下？」阿真道：「且到彼處，看何動靜，再作計較。且公主也就起身來了，還與他商酌的為是。」希德也就息了此念。到第二日午前，將近賊寨，見有一隊人馬，從斜裡趕來，遙見認旗上有個真字。阿真指與希德道：「這隊人馬，既有認旗，只所真珠泉在內。我們何不就到前途投遞？」希德道：「且近前，看何光景再處。」說是遲，那時快，瞬息之間，前部已到，不問情由，將他父子兩個拿住。希德忙道：「我是高將軍處差來下書的。」那前部聞知，忙索書轉遞入中軍去了。不一回，傳令出來，即時鬆綁。又道：「你們先回去，上覆高將軍，說真某一準後起程，來涿州相會。不及回書，先繳降旗一枝為信。」希德接著，應了一聲，遂同阿真出寨，仍回原路。於德州大路口遇見阿新，在那時候，就問投遞了麼？阿真道：「這廝上了道兒了。」遂一同到店內，將投遞的情由回明了瑤華。瑤華道：「這廝後日一準起身，我們先要擇個處所，才好收服他。」阿新道：「倒有個好處所。離此約有十五里。」瑤華道：「是怎麼一個形勢？」阿新道：「是一所大墓道，樹木甚為茂密，且有墓道房屋可以藏身，更是曲折。」瑤華道：「卻是一個好形勢。我們今晚先去試探一回，好為佈置。」阿真道：「此一行斷不可少。」遂趕催晚膳吃了。一共七個人，騎上牲口奔馳而去。到得墳頭，將有初更時分，那晚恰有月色，瑤華各處兜了一個圈子，覺對眾人道：「這墳墓雖好，可惜不在大路上，不能叫他彎進來，受我們愚弄。如何是好？」龐希德道：「據在下主見，一些也不難。」瑤華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希德道：「這三姐同阿巧，是在那邊逃出的，他必然認得。可叫他兩上路口迎著。說桑二騙誘他們出來，無處棲止。只在墳堂內住宿，日食不週，又不許我們逃遁，只叫我們兩上在外邊覓食養贍。不依他就作法處置，非打即用刀挖肉，現在墳堂內，將軍何不仍請他寨內幫助，免了我們兩個受罪。他聽見桑二在此，必然要見他，請回寨內。就叫他們引入墳堂來，路口掘一大坑，用高粱席遮蓋，將土浮鋪在上，內用兩根大木擱起。他兩個走過，即在那坑邊站住，俟其將近坑邊，招其速來，那馬撒開，便不能收住，憑他有二三百人，都葬送在內。公主與阿真及能打彈弓、鏢槍者，俱登樹頂，見事成功，或有逃遁者，再加一彈一鏢槍，休想逃回一個。那時梟了首級，再到他寨內，驅散他羽翼，不服者逐個結果了性命，這一方就平靜了。」瑤華聽了大喜，依計而行。遂囑咐龐其德於明日僱了人夫，悄悄地行事。大眾仍由原路回店安歇，以備後日舉動，各各在店靜養。

到了這日，一交五更即起身，造飯吃了，各將器械帶了，俱投入墳林中來，令阿真在樹梢頭望，三姐同巧在大路上伺候。日高三丈，始見遠遠有一隊人馬，奔馳而來，約來不到百餘人。阿真將號箭射下，眾人會意，準備下手。不一會，人聲馬嘶，又一會兒，忽然間山崩地裂的一響，旋又聽得發了一聲喊，眾人一齊下手，真個不曾走了一個。瑤華尋見了真珠泉的屍身，將首級梟了；撿那好的馬，換了一匹騎了，並囑令各換了馬馳回，竟至真珠泉寨門口，大聲高叫道：「真珠泉為害地方，已將他梟首。姑念爾等被其脅從，姑免深究，速速改過從善，違者即以真珠泉為榜樣。」這一聲喊，早驚動了寨內，諸人聽見，也發了一聲喊，都從寨內趕出，也有落荒走著，也有上前拒敵者，被這五四人圍住，遠者標槍，近者彈弓，打得落花流水，突然又突出一隊人馬，約有二三百人，竟圍上前來廝殺。瑤華等只帶有彈弓、鏢槍，卻未帶有長槍、大刀，見勢頭來得凶勇，只得將打倒的死人身旁有槍刀者，搶來拒敵。瑤華究竟上過大戰場，奮勇殺出場，仍用彈弓四面開去，中者無不立倒。三姐同阿巧緊緊護著瑤華，龐希德同阿真左衝右突，苦戰不能離脫。瑤華重又殺入，將阿真救出，回頭又不見了龐希德。阿真不隨瑤華出圍，復又回馬救父，見龐希德已傷了一刀，還在馬上與賊人廝殺。阿真大喊一聲，用劈刀將那賊人顛劈做兩半，旁邊又一賊大聲道：「那婆娘休走！」嗖的一箭射來，正中阿真眉窩，翻身落馬。希德見了，丟了接戰之賊，連忙來殺那放箭的。瑤華縱出圈子，於高處望見阿真落馬，即飛馬入圍，同阿巧、三姐將阿真救回，另放在樹林下，復反身殺入，來救希德。斜刺裡又來了一賊，是個黑面落腮胡，身軀雄偉，騎著一匹高頭大馬，手中持著一把板門大刀，飛馬來敵住瑤華，兩邊阿巧、三姐三枝槍敵他一個，那裡抵擋得住。那賊揮起板門刀，遮護得人馬無一點空隙。瑤華好生著忙，幸希德將對拒之賊殺死，幫著瑤華來戰。只見那賊將刀一逼，大喝一聲，將希德砍死。三姐上前，被這賊的刀柄橫來，又將三姐撞下馬去。眾賊人一齊圍攏來，瑤華同阿巧招架不住，只得跳出圈子，敗下陣來，且戰且走。

卻說三姐撞下馬來，恐被賊人將刀砍死，將身往外一滾，就滾出圍來，槍也掉了，手無寸鐵，看見瑤華敗陣下來，心上急了，路旁有一株半大不在的一棵樹，用力一搖，卻鬆動了一半，再用力一拔，連根都拔起了。忽見那持大刀的賊，不知怎樣馬閃了眼，突然跳出陣來，恰近三姐這邊。那三姐逞勢將那拔起的樹，連根帶土往前打去，正中那大刀的賊，連人帶馬一齊倒下。三姐見已打倒，復打一下，眼見人馬都死。三姐逞著一時之勇，輪起那樹幹一味蠻打上去。這些賊將如何招架，只俱倒退下去。瑤華和阿巧見了，忙倚住了槍，挽過彈弓來，連連的將彈丸開去，打得這些賊抱鞍逃竄。三姐放下樹枝，搶了那把大刀，趕著亂砍，也有連人和馬砍死的，也有將馬頭砍掉的。沒一個時辰，把這些賊砍死的砍死，逃走的逃走。瑤華不捨，同阿巧緊緊追去，又打死了二三十個，見逃者已遠，只得回馬轉來，已見楊靜夫、阿新將三姐扶著叫喚。瑤華同阿巧忙下馬來，問是為何？阿新道：「用力太過了，所以發暈。」瑤華上前一看，只見三姐面色雪白，身子軟做一堆，摸她心頭，只是勃勃的跳，看來無事。遂又同阿巧趕入林內，看那阿真，見箭已拔出，流了一大灘的血，牙關緊閉，身子已僵了。於是放聲大哭。阿巧道：「公主且慢哭，還有希德死在那裡，我們把他聚在一堆，商量埋葬。」於是仍回賊寨門口，見三姐已醒過來，瑤華忙令阿巧同阿新、楊靜夫將阿真屍身抬來，與希德屍身一併移入寨口空屋內，一面往寨內找取鐵鍋，燒起滾水來，與三姐吃了。然後齊至寨內，將財帛撿在一處，卻不叫多。又撿那值錢的東西，也撿了些，分做兩堆。一堆與阿真父女埋葬之用，一堆運回，就店之左近，分給窮苦之人。先令楊靜夫回店，僱夫運回。隨又令其買棺木來，收殮阿真父女。不一會收拾齊整，將賊寨放火燒了。就將阿真父女葬在寨基上。大家仍回店中，見桑二也回來了。仍請僧道做了七晝夜功德，另鑿石表志，以為將來遷葬地步。又將賊寨裡銀錢散，窮苦之人莫不歡呼感戴。瑤華同眾人想起阿真父女幫助之功，各各又痛哭了一場。不知不覺，耽擱了八九天，三姐身子才能復舊，問及桑二解散羽黨之事，桑二道：「真珠泉因失了令牌，他就另行文檄，知會各寨，有幾處被奴子接住，有幾處諒已知會。其羽翼尚多，此處亦不宜久住，萬一知道被我們殲滅，恐有復傷之議。」瑤華驚道：「此必有之事，我們明日就走。」遂囑咐收拾了行裝，又令楊靜夫，連夜往涿州過去，擇個清靜的下店，我們到彼，還要休息數日，方能前進。楊靜夫當即起行，瑤華等亦即早歇。